# 劫后

孙晓青没料到，自己怎么那么轻易地跟一个人走了。这一走，竟是整整十个月。

现在她自由了，她跑出来了，可是她一路在想张天的好处，翻来覆去地想。虽然喝了酒之后，他揪着她的头发撞墙，可醒酒之后一定会抱着他，跟她说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。没错，都是酒，要么，张天也不会变成现在的张天。他还在家里睡觉，当然，现在只是他一个人的家了。

到了路口，孙晓青犹豫了，路边的牌子上写着派出所就在前面不远处，到了派出所，不久她就能回家了——可是，她真的要回去么？爸爸看到她回来会怎么说，邻居会怎么看她。去了派出所，警察会当她作无知少女吧。说不定还会跟媒体说，如今的大学生，尤其是女大学生，一点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，随随便便见网友，读书时候就闹出这种事情，将来走上社会了还要怎么办？她不想成为那样的人。可是，不回去，又怎么办呢？难道还去找张天？

张天只有一只眼睛，孙晓青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吓了一跳。那天早上，她本来打算是去公园看书的，顺便看看老人家们唱歌跳舞。她虽然刚满二十岁，却喜欢这些老人家们。妈妈去世的早，她是由奶奶带大的。公园里常有些老人们晨练、带着小孙子遛弯，其乐融融的。而她家里从来没有这样的场景。爸爸是教师，整天忙在学校里，回了家也很严肃，总要改作业、判卷子什么的。等到她十二岁的时候，奶奶去世，她就没有什么人可以说话了。

她很想有个人，可以经常一起说说话。人家恋爱，喜欢逛街、看电影、郊游什么的。她觉得，两个人，只要静静地坐着，互相说说一天的故事，就是最好不过的恋爱了。可无论什么样的恋爱，她都没有过。

那天，她记得她看的是《包法利夫人》。书只剩一小段，她很快就读完了。包法利夫人死之后，她已经不想再看下去了，因为觉得婚外情迟早得败露，多希望人死了事情就可以了结——如果包法利先生一直不知道，对他也是一件好事——可惜，作者想必不会那么仁慈。她拿出手机，打开QQ漂流瓶，边听着湖边银发合唱团的“革命人永远是年轻”，边捞起一个瓶子，想看看里面有什么话。

漂流瓶，孙晓青觉得这是互联网上最浪漫的一个游戏了。你扔出去一句话，并不知道谁会收到。那个人或者是个白马王子，或者是个癞头和尚，都有可能。多奇妙。成长在内陆小城，如今在南方读大学的她，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漂流瓶，肚子里装着一张不知道写了什么东西的纸条，漂向远方。谁能捡到她呢？

可惜，手机上的漂流瓶往往没有什么意思，经常都是一些没头没脑的话。“可以帮忙吗”“我想知道你能坚持多久”什么的。虽然没有意思，她还是每天没事的时候就打开几个瓶子，就好像有时候晚上睡不着，她就打开手机广播听听半夜让男人重振雄风的电话咨询节目——她只是想听听有活气的、哪怕无趣的人们的说话。对，有了微信，她改用微信的漂流瓶，因为那个上面，有时候会有人发语音。瓶中话，多好。

这天，她收到一个奇怪的瓶子，里面的男声说，“我只有一只眼睛，你相信么?”那是一个有点沙哑，又有点好听的男声。那声音穿过银发合唱团，穿过风声，送到她耳边。听声音，她觉得这人是个有点高，有点瘦的人，还挺黑，她莫名地对黑皮肤的男子有好感。总而言之，那声音让她觉得很舒服。她回了一句，“相信”，当然她只是回了文字。那人的头像是空白的，显示地址是宁安。宁安，听着让人很安心的感觉。

“谢谢。我以为会吓到别人。”那人换了文字回过来。她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，从来她只是看看瓶子，只有很偶然才会回复一两句就删掉，可这回她对着手机说“你说话吧，我想听到你的声音”。

# 张天的天

张天家里很穷。生他的时候，家徒四壁，抬头就能看到天，于是就给他取名“小天”。东北爷们儿，高大威猛是常事儿，可他却长得很瘦小，皮肤黑，那是小时候帮爸干农活的时候晒黑的。生他的时候妈受了风，不久就没了。别人觉得他从小没妈，很可怜，可他觉得他妈这样的女人才可怜。辛辛苦苦有了儿子，又费劲巴列生出来，结果人没了。岂不是更可怜么？

张天觉得他爸一辈子种地，窝囊，但不可怜，有本事就该自己想辙。他就喜欢想辙，比如倒腾点冰棍儿、小零嘴儿在村里卖，要么就到城里包工队里打打工。挣点钱就花，一点不攒钱。